

医生之家

〔英〕冰心著 林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医生之家

〔美〕杰拉尔德·格林 著

陈 渊 译 聂振雄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THE HEALERS

by Gerald Green

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79

医 生 之 家

Yi Sheng Zhi Jia

〔美〕杰拉尔德·格林 著

陈洲 裴振雄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马 池 口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486,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书号: 10071·615 定价: 2.85元

给

梅尔文·赫什科威茨和赫伯特·马克
医学博士

译 本 前 言

《医生之家》——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剪影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我国文学工作者和广大文艺爱好者对当代美国文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向，其中包括对近一、二十年内吸引了西方一代青年注意力、反映美国各阶层社会生活侧面的现代小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由于工作性质和个人研究课题的需要，我们有机会经常翻阅英、美各国出版的文学作品。几年前，偶然浏览了美国当代作家杰拉尔德·格林的《医生之家》^①这部长篇小说，感到颇有特色，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定还是小说创作的表现形式上，均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因而很想翻译出来，就教于同行和广大读者。无奈近年工作较忙，未得其便。不久前，在北京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终于挤出时间，一气呵成了。我们希望这部小说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现代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特点，并通过文学作品的折光棱镜透视美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和社会状况。

杰拉尔德·格林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崛起的新作家。他

^① 这部小说原文书名是 The Healers，可译为“医治者”。我们根据小说内容改题为《医生之家》。——译注

的作品介绍到国内来，只是近几年的事。广大读者可能对他还不甚熟悉。杰拉尔德·格林192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成年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国际新闻署及全美电视广播台工作。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开始的，除因工作需要撰写大批新闻报导和创作电视记录片外，先后写出过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他既从事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写作，也从事小说创作，尤以长篇小说的创作见长。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较出名的有《锡安山之石》(The Stones of Zion)、《我的儿子乔克》(My Son the Jock)和《奥基夫陛下》(His Majesty O'keefe)等。他的近二十部长篇小说中，较为突出的，五十年代有《剑与太阳》(Sword and the Sun, 1954)、《最后的愤怒者》(The Last Angry Man, 1957)、《贪图安逸的人》(The Lotus Eater, 1959)；六十年代有《无情之光》(The Heartless Light, 1961)、《向布鲁克林亲切致意》(To Brooklyn with Love, 1968)；七十年代有《旅游者》(Tourist, 1973)、《一个美国预言家》(An American Prophet, 1977)、《大屠杀》(Holocaust, 1978)和《医生之家》(The Healers, 1979)等，其中《医生之家》和《大屠杀》最受读者欢迎。前者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多次再版，至今畅销不衰；后者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欧美各国播映，轰动一时。八十年代出版的已有两部，较为知名的如《锁链》(The Chains, 1981)。

除《大屠杀》之外，《医生之家》可以说是杰拉尔德·格林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力作。这部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医学界的活动为背景，着重描述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状况。小说主人公德里兄弟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小店主兼药剂师家庭，早年都是比较朴实的青年。后来，由于各自踏上社会的起点和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社会关系的影响迥异，而逐渐变成性格差异很大，精神面貌和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哥哥

凯文·德里勤于钻研医术，在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但为人圆滑，工于心计，更善于沽名钓誉、逢迎实权人物和财界大亨，因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挤进了上流社会，最后甚至跨进了“医学帝国”的权力核心，成为一个声名显赫、拥有金元资本的学者。然而，随着事业上的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改变，与之俱来的却是在资本的罪恶渊藪中越陷越深，内心世界日益空虚。他竟不知不觉逐渐变成了一个十分自私、效忠资本的工具。在他的生活天平上，除了利害关系的砝码，别的都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不顾是非、善恶，抛弃正直的父辈挚友，并不惜与曾经迫害过他的同胞手足的军界、商界的丑类结成联盟，携手合作，坐地分肥；当社会风浪威胁到自己的声誉和地位时，又不择手段企图借助他人的学术成就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不过，这种“事业”上的成功，带来的却是家庭的悲剧。凯文·德里赢得了金钱和权势，却失去了亲人的信任。直到弄得妻子出走，兄弟侧目，他才逐渐有所醒悟。弟弟乔·德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富于正义感，但是他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重矛盾之中，始终到处碰壁。先是在军队服役期间因抵制上级军官的非法活动而遭诬陷，锒铛入狱，其后几经周折、历尽艰辛，总算转入了正规的医务界，却又因维护平民利益、主持正义而屡遭挫折，最终虽因医务界上层丑闻的暴露而境况略有好转，但始终处于知识界的下层，无权无势，壮志难酬。这部小说还围绕主人公的活动塑造了德里兄弟周围一些人物，特别细腻地刻画了德里兄弟二人的妻子、胞妹等三个性格不同、思想感情各异的美国知识妇女的形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无论是矛盾冲突的起伏，还是当事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在具体描绘上均具有相当的深度。出场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相关背景的铺排交错纷呈，出色地反映了不同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和社会地

位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利害冲突和斗争，暴露了以经济发达、高度文明和民主自由为标榜的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上层社会某些人物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现实。

总之，这部小说以生动、可信的故事情节，含蓄而又深刻的内容和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当代美国社会一个侧面描绘了一幅逼真的图景。小说自五十年代开始，描述到七十年代末期，从一个断面上展示了美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如实地反映了不同出身、不同职业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他们所感受的喜、怒、哀、乐和处于资本阴影下的苦闷、压抑情绪，揭示了美国商界、财界、军界乃至形形色色的势力如何伸向知识界，如何施加影响，从而进行侵蚀和操纵。因此，不妨说，这部小说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为读者拉开了“民主社会”的黑幕。

当然，这部小说反映出来的观点，只是西方相当一部分小说作家对他们那个社会所持的一般看法。杰拉尔德·格林所推崇的乔·德里道路，并无多少新奇之处，甚至可以说并未脱离改良主义的故道；他在小说中所作的具体描绘，也不无夸张或矫饰之处，甚至个别地方还有些败笔。例如，小说把资本的化身涂上了慈祥、大度的油彩，少数几处以不必要的两性描写来渲染富家女子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深度。不过，《医生之家》这部小说从整体看来仍不失为一部足以反映美国当代社会一个侧面的严肃作品。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美国社会以及当代美国文学某一类别作品创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向，无疑是有所帮助的。这也正是我们翻译这部小说的初衷。

本书的翻译，前半部由陈渊担任，后半部由聂振雄担任，并由两人相互校订。在翻译过程中，对小说中个别较为粗俗的文

字，作了必要的删节，并对有关背景知识以及原文中引用其他语种文字的地方，作了扼要的注释，特此说明。

本书付印前，承北京出版社编辑同志审读加工，花费了不少精力，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校时间不多，译文中难免存在某些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3年9月于上海

第 一 部

一九五〇年

第 一 章

深夜，急诊室里一片寂静，只有为制服一个体重三百磅的大汉而发出的响声。

救护队人员——黑人驾驶员马特·克罗斯和年轻的白人护理员埃德·赖利——把那个用过镇静药的大块头用推车推了进来。他的左腿上了夹板，伸得直挺挺的。有位市区警察陪着他们一道来，他对住院医师和值班实习医生说，这个受伤的公民名叫约翰尼·法雷尔，但是住址不详。

“他这条腿是怎么搞断的？”中岛医院住院总医师阿贝·戈尔德问道。

“我不清楚，医生。他跌了一跤。从一家酒吧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摔倒在路边上。要是你也是那么一个大块头，而且是狠狠地摔倒在人行道上，你也一定会把骨头摔断的。”

戈尔德医生哈哈一笑。这倒是个不坏的诊断。阿贝战后读完了医科大学，以后便以布朗克斯区^①一个穷孩子那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法雷尔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呼吸上下起落。

“他像个疯子那样跟我们拚命，”赖利说。“看他躺在路边街

^① 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译注

沟里的那副样子，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他竟象个妖怪^①似地站了起来，抡起了拳头。”

脸色棕红、神态威严的卡特·克罗斯点了点头。“为了在他那个大屁股上打针，我的下巴挨了他两拳。”

“你们俩干得漂亮，”戈尔德医生说。“夹板上得挺出色。”

凯文·德里，一个三年级的实习生，检查了那个人受伤的腿。那条腿看上去就象一根缠了绷带的电线杆。“干得真不错，赖利。卡特，你也不坏。”他对待驾驶员、护理员、炊事房里的帮工和实验室里的技师，总是非常热情。虽然他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实习生，但是大家跟他挺熟，也都很喜欢他。

“现在，”戈尔德医生说。“我看得送他到放射科去拍张片子。凯文，写个住院报告，做个例行体格检查。”

那个警察看到法雷尔已经有人照料，也就走了。赖利和克罗斯把那个昏迷的大块头从推车上连翻带滚地搬到了一张病床上。他们把他的身体翻过去的时候，凯文·德里发现床单上有一大摊血迹。

“我的天，”赖利说。“这摊血是从哪儿来的？”

驾驶员卡特·克罗斯点着头说，“刚才他根本没出血。至少是我没看见有血。”

凯文和戈尔德医生站在法雷尔的旁边。两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法雷尔翻到一侧。法雷尔哼了几声，随后便从他那瘀血的嘴唇里骂出一连串的粗话。他看上去三十多岁，长得肥头大耳。那条绿色工作裤的屁股上有一块褐红的颜色。

“如果是痔疮破裂，”戈尔德医生说，“那他的痔疮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了。”

^① 原文 Frankenstein, 系指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所著世界第一部科学小说《弗兰肯斯坦》一书中的怪人。——译注

“我肯定，在这以前他没有出过血，”赖利坚持说。

“你们在哪儿发现他的？”戈尔德医生问道。

“汉拉蒂酒馆门口。他象匹死马似地躺在路边的沟里。那条腿好象断成了三截。听有个家伙说，他跌下去的时候力气全压在这条腿上，结果象根牙签似地折断了。”

凯文用剪刀将法雷尔的裤子剪开，先是工作裤，然后是带条纹的衬裤。戈尔德医生把病人在床上又翻过去一点。凯文把裤子从头到尾剪成了两半。法雷尔先生那大象似的屁股便在他们面前完全裸露了出来，其中一半已经满是血污；在这块颤悠悠的肥肉的正中央，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洞孔。

“正打在这边屁股的正中央，”戈尔德医生说。“是枪伤。”

“去把那个警察叫回来，”凯文说。“我敢打赌，他还不知道哪！”

“怪不得他跌得那么重，”赖利说。“原来是有人给他屁股吃了一颗子弹。”

四个人仔细检查了法雷尔的那个其大无比的屁股。凯文用了一块又一块纱布揩拭仍在出血的伤口。等伤口擦洗干净，出血减缓以后，他在伤口周围敷了一层消毒药粉。

“打电话给外科，”戈尔德医生对凯文说。“告诉他们，这儿有个病人要连续做两次手术。”他朝墙上的挂钟看了一眼：早晨五点。伤外科医生马上就可以来给法雷尔做手术——取出子弹，在胫骨骨折处安上固定夹板，进行牵引治疗。

“对付这家伙可能够他们忙上一整天的。弹伤加上复合骨折，”凯文说，他一面继续在法雷尔先生屁股上贴纱布。凯文知道戈尔德医生希望他这样干。到医院里来实习的学生通常只能在一旁坐冷板凳，或者见习观摩，或者写写医疗报告。他们被认为比护理人员还要低几级。不过，具有献身精神和宽宏大量

的戈尔德医生却总是放手让他的三年级实习生去干较多的临床工作。

“我真不懂，我怎么会没有看到这摊血，”赖利可怜巴巴地说。他垂头丧气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从电炉上替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大概是脂肪太多，所以把子弹片盖住了，后来我们搬动他的时候血才流了出来。”

“如果你能一直这么钻研，我一定送你进医科大学去，”戈尔德医生说。他正在用听诊器检查法雷尔的胸部。“他健壮得象个举重运动员。还在出血吗，凯文？”

“血止了。这匹爱尔兰蠢驴的屁股实在大得少有，子弹不可能钻得很深。”

大家不禁哄然大笑。第二次敷用消毒剂时，这个本来昏昏沉沉的法雷尔竟象个浮出南海海面的莫比-狄克^①，在病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舞动着吃人恶魔般的胳膊。他的右手背不偏不倚正巧打在阿贝·戈尔德的嘴上，这位住院总医师一个踉跄，撞到了氧气瓶上。

“忍着点，老兄，”凯文·德里说。他躲过了法雷尔挥来的左手。赖利和罗斯放下咖啡，跳起身来，小心翼翼地 toward 病人凑近。这种事他们已经经历过多次，但是法雷尔是他们曾经打到的最大一条鱼。

“我说你给我放老实点，”凯文说。

“你他妈的是谁？”法雷尔瓮声瓮气地说。“你算老几？”

这个受伤的汉子就象一头表演跳舞的海象，撑着一只好腿在房间里跳来跳去，那条上了夹板的左腿笔直地向前伸着。尽管屁股上依然流着血，他还是一把抓住凯文的瘦长身子，轻而

^① 莫比-狄克为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一条大白鲸。——译注

易举地把他从地面上提了起来，然后又把他朝着医疗器械橱扔去。

“赖利！”戈尔德医生叫道。“快去把保卫人员叫来！看看那个警察是不是还在外边！”

赖利冲出了房门。法雷尔提起一张金属桌子跟着扔了过去。玻璃给砸得四处碎落。“我要回家，”他咆哮道。“竟敢在约翰尼·法雷尔屁股上开枪，我要教训教训他们。这些米老鼠杂种^①。我要干掉你们这些米老鼠杂种！”

他又把满腔怒火转移到身材矮小的黑人驾驶员马特·罗斯身上。“是你干的，你这个黑蛋^②。过来，我们来较量一下吧！”

罗斯冲过房间，溜出房门，逃到汽车间去了。法雷尔朝他啐了一口吐沫。然后又象彼得·施托伊弗桑特^③跳快步舞那样转过身来。“把我的裤子给我，你们这些该死的米老鼠医生。”

阿贝·戈尔德医生一边擦去嘴唇上的血，一边兜着圈子，提防着这个用一条腿蹦来蹦去的大块头。他夹板上的绑带松散了开来。戈尔德感到，要不是过于吓人，这副景象真能叫人笑破肚皮，简直可以和劳莱与哈台^④的表演相媲美。

“咱们得讲讲道理，”戈尔德医生说。“法雷尔先生，我们要给你治伤……”

① 原文 Mickey Mouse 源出美国电影卡通片。借用此语来指称人或物，意思是“无用的、幼稚的、笨拙的”。——译注

② 原文 eight-ball 原指一种弹子戏中注有8字符号的黑球。这里指“黑人”。——译注

③ 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荷兰十七世纪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New Netherland，位于纽约地区)的一个总督。——译注

④ 劳莱与哈台是美国好莱坞两名滑稽电影明星，一胖一瘦，擅长表演讽刺喜剧片。——译注

“你这个小混蛋，我要敲掉你的下巴，”法雷尔大声叫道。
“给我滚开，给我约翰尼·法雷尔把路让开……”

他朝着那扇通向汽车间的房门冲去。他每跳一步，屋子就仿佛震动一次。一路上，他挥手扫掉了电热器上的咖啡壶，用拳头猛捶着墙上的一个小橱，还掀翻了一张病床。

凯文·德里跟着追到门口。他手上拿着一只金属坐凳。

“凯文，”戈尔德医生说。“别蛮干……他不值得……警卫马上就要到了……”

“给我滚开，”法雷尔先生咆哮着。

“住口，”凯文说。

那汉子擦了擦沾满污泥的脸，凝视着站在门口的这个年轻人。也许，是凯文那双淡灰色眼睛、那张唱诗班孩子样的脸和那头桔黄色卷发，使他重又见到了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这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到底是什么人？是医生？还是见习医生？

“我听到你说‘住口’？”

“一点不错。住口，给我躺下来。”

“凯文，不要说了，”阿贝·戈尔德喊道。

“米老鼠，”大块头咆哮着冲了过来。

凯文迅速闪到一边，趁势在那汉子左臂上一推，把他推得转了一个身，然后再一推，便使那汉子跌倒在一位检查病人用的床上。凯文对准他没受伤的那半边屁股踢了一脚。

法雷尔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同时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嘴里骂着脏话。

“天啊，”戈尔德医生喊道。“保卫人员跑到哪儿去了？”

克罗斯带着警察从后门跑了进来。他们看到凯文·德里正伏在法雷尔胖乎乎的背上，对他说着什么。他把那个大块头汉子的左胳膊扭到了背后。